

水仙是许多人偏爱的案头清供的年花，既有清绝出尘的神韵，又有温馨相聚、喜庆祥和的美好寓意。你看，春节联欢晚会岁岁年人不同，水仙却年年岁岁都在现场的桌上。

每年春节前，我也会习惯地养上几盆水仙，放在温度不同的房间里，让庸常的生活里多几分可以期待、可以生长的美。

朋友圈里喜欢水仙的朋友很多。有一回，看到一个朋友发水仙花图片时配了宋代赵以夫写水仙的一首词，首句就特别喜欢：“得水能仙”。抬起头来，越过我的水仙花看到墙上挂着的一个“静”字，突然生出一种感觉：花儿有水才可以成仙，人有一份静心才能揣测神仙的心境。

还记得庚子新年期间，在家烹茶、看花，在茶的幽幽香气里，静等花开。原来，花开的速度是可以看到的。一朵花开，开得很慢，也很快。前一天中午，还是紧紧闭合的花骨朵，早上已是花半开，上午慢慢舒展，中午再看，已妥妥地化作一个白衣小仙子。静看一朵花的笑脸，品味一朵花的清香，在花儿自然而然的陪伴中，有一份无需言语的深深懂得。闲暇的午后，懒懒地拿出一本书，偶尔目光从书本上转移，看午后的阳光穿越水仙的花瓣，抵达澄澈与通透。花如雪，香宜人，一份浅浅的喜悦就会飘然而至。

得水能仙水仙花

■董雪丹 文/图



还有一次，窗外漫天飞雪，凌波仙子挥洒出的满室香气透彻心骨，读到“六出自天然，更一味清香浑胜雪”，自是别有一番滋味。雪的结晶一般为六角形，“草木花多五出，独雪花六出”。这六片白色花瓣的水仙，真真的“六出自天然”。

水仙有单瓣、重瓣之分，我喜欢简单，自然更偏爱单瓣，感觉比起繁复的花朵，简约中更多几分空灵隽逸之气。网购水仙时，自然也总是选择单瓣。许多店家都有热心的说明，说是要先用刀切割水仙花球，再放入水中。我从不曾对水仙动过刀子，都是直接放入盆中，加入水，然后等待时光的浇灌。水仙倒也从不曾辜负我，花儿开了一茬又一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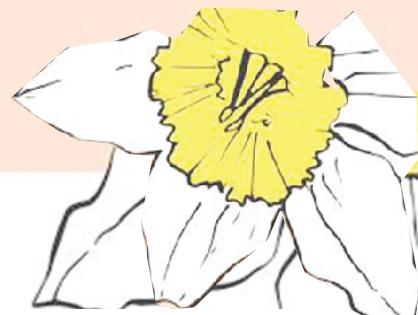
水仙的鳞茎生得很像大蒜，所

以古称雅蒜。不过，此“蒜”可真不是蒜，有毒，切不可食。自叶尖从“蒜头”中突破重围开始，感觉每天都能看到叶子在向上生长。十几天的工夫，扁长的叶片就齐刷刷地长成了盆中的丛林。之后，花茎从叶丛中抽出，顶着一个个略有些透明的绿色帐篷，里面住着几个花仙子，有时三个，有时四五个。没几天，小仙子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撩开帐幔，伸出一个个更加纤细的小花茎。悬在小花茎顶端的花朵怯生生的，花瓣先是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之后微微地张开一点点缝隙，偷偷地看一看身边的世界，才慢慢地一点点打开自己，让人若隐若现地看到它的芯。直到六片白色的花瓣围着金杯状的花芯完全舒展开来，这时就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起它的另

一个名字——金盏银台，果然就是“花之状也”。

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水仙是这样的来历：纳喀索斯是河神和仙女的儿子，美貌出众。向他求爱的女神很多，但他都拒绝了。于是，神女们为了报复便祈祷他爱上一个人，却永远也得不到她的爱，命运女神答应了她们。让纳喀索斯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却不知那就是他自己。他爱上了水中的倒影。望着自己的影子，不吃不喝，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直至倒地身亡，化作散发着淡淡幽香的水仙花。后来心理学家便把自恋成疾的这种病症，称为“自恋症”或“水仙花症”。在希腊，水仙花就叫纳喀索斯。

水仙“其花莹韵，其香清幽”，的确有值得自恋的形与神，但我却从不曾觉得它会自恋——它的要求少得可怜，只要浅浅一钵清水，这个遇水成仙的小仙子，便已生机盎然。不自恋的它倒是招惹得历代文人墨客为它写下不少佳句：“岁华摇落物萧然，一种清风绝可怜”、“得水能仙天与奇，寒香寂寞动冰肌”、“得水成仙最风味，与梅为弟各芬香”……句句都在写水仙的风与味、雅与清。难怪中国人把水仙、兰花、菊花、菖蒲列为花中“四雅”；又把水仙与梅花、茶花、迎春花并列为雪中“四友”。



周末回家忙农活

■韩辉

家里的玉米熟了，母亲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回家帮助父亲把玉米收了，我立刻就答应了。

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从小就在田地里摸爬滚打，后来上学、工作，偶尔在农忙时，也回家帮助父母干些农活。以前，每次回家干农活，父母总是找出各种理由，不让我下地，怕我累着。去年的时候，母亲因为脑梗塞，便不能下地干活了。父亲年龄也大了，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农活，他又舍不得丢下那几亩田地，于是，在农忙时候母亲总会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能不能抽空回去帮助父亲。其实，不用她催，到了农忙时候，我会尽量抽空回去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，以减轻父母的重担。

清晨，东方还未泛白，我就听见

父亲在院子里收拾农具的声音。我也不便睡懒觉，便起床了。同父亲一起带着农具来到自家的玉米地。薄薄的雾白纱似的笼罩在村子的四周，远处田野依稀可以看见影影绰绰早起的农民身影，各种农用机器在田野里往来耕作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

地头横排的玉米已经被父亲提前掰了，秸秆也被砍倒了。父亲告诉我说，顺着犁趟掰，不会被玉米叶刺到胳膊，掰下玉米棒子后用脚把玉米杆踩倒，方便到时候秸秆机粉碎。按照父亲的说法，我手忙脚乱地掰着玉米棒子，两脚踏着倒地的玉米秸秆，干玉米叶发出清脆的声音，仿佛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。伸手抓起一把地上的黄土，撒开，那散开的尘土，有如一双温柔多情的手掠过我

的肌肤，在抚慰我的心灵。每一捧玉米在我的手指滑落，让我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。

掰玉米并不是闷声干活，而是一边剥着玉米，一边和家人聊着天，这样便不会觉得劳累。父亲在干活中，给我讲家族的历史，讲清末时期那个因为抽大烟而败家的。讲民国时期父亲的祖爷爷当县技士的故事。听着父亲津津有味地讲述，抚今忆昔，倍感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子过得幸福。

日上梢头，秋日的艳阳照在身上，带着一些火辣。蓝天下飘着丝丝缕缕的白云，是那样的悠闲，满目青翠的玉米地，我们吮吸着泥土、玉米的清香，倾听着田野里秋虫的乐曲，呼吸着乡下清新的空气，感到无比的舒畅和新鲜。田间的劳作是辛苦的，但也

是快乐的，尤其是在伴随自己长大的土地上。干了一晌的农活，偶尔坐下小憩，或蹲在树荫下与亲人聊天，或躺在田间地头，仰望着天空，让浑身酸痛的肌肤顿时增添了活力。

在老家农忙的这个周末，每当我从乡村小路上走过，看到田野里有大人带着孩子在田地里劳作时，我内心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幸福感。我想：这些孩子是多么幸运啊，他们能在广阔的蓝天下和土地的怀抱中，能和家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。这些历经劳动艰辛的孩子们将会及早体会生活的艰辛，大自然的可爱。相信在这艰苦的磨砺中，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们会走出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！